



朱子語類卷第一百二十一計二十八版

朱子十八

訓門人九總訓門人而無
各氏者為此卷

朋友乍見先生者先生每曰若要來此先看書所解書也過

世昌問先生教人有何宗旨曰其無宗旨尋常只是教學者隨

分讀書文蔚

讀書須是成誦方精熟今所以記不得說不去心下若存若亡

皆是不精不熟之患若曉得義理又皆記得固是好若曉文

義不得只背得少間不知不覺自然相觸發曉得這義理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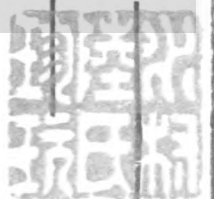
這一段之義橫在心下自是放不得必曉而後已若曉不得

又記不得更不消讀書矣橫渠云讀書須是成誦今人所以

不如古人處只爭這此子古人記得故曉得今人鹵莽記不

得故曉不得緊要處慢處皆須成誦自然曉得也今學者若

已曉得大義但有一兩處阻礙說不去其這裏略些數句發



動自然曉得今諸公盡不曾曉得縱其多言何益無他只要
熟着熟讀而已別無方法也卓

一學者患記文字不起先生曰只是不熟不曾玩味入心但守
得冊子上言語所以見冊子時記得纔放下便忘了若使自
家實得他那意思如何會忘譬如人將一塊生薑來須知道
是辣若將一塊砂糖來便不信是辣端蒙

謂一士友曰向嘗收書云讀書不用精熟又云不要思惟讀書
正要精熟而言不用精熟學問正要思惟而言不可思惟只
為此兩句在會中做病根正如人食冷物留於脾胃之間十
數年為害所以與吾友相別十年只如此者病根不除也蓋
嘗見老蘇說他讀書受子論語韓子及其他聖人之文兀然端
坐終日以讀者十八年方其始也入其中而惺然博觀於其
外而駭然以驚及其久也讀之益精而其會中豁然以明若
人之言固當然者猶未敢自出其言也時既又會中之言曰

益多不能自制試出而書之已而再三讀之渾渾乎覺其來
之易矣又韓退之答李翊柳子厚答韋中立書言讀書用功
之法亦可見其嘗歎息以為此數人者但求文字言語聲響
之工用了許多功夫費了許多精力甚可惜也今欲理會這
箇道理是天下第一至大至難之事乃不曾用得旬月功夫
熟讀得一卷書只是泛然發問臨時湊合元不曾記得本文
及至問著元不曾記得一段首尾其能言者不過敷衍已說
與聖人言語初不相干是濟其事今請歸家止襟危坐取大
學論語中庸孟子逐句逐字分曉精切求聖賢之意切已體
察著已踐履虛心體究如是兩三年然後方去尋師證其是
非方有可商量有可議論方是就有道而正焉者之道之門
是將自家身已入那道理中去漸漸相親又之與已為一而
今人道理在這裏自家身在外面全不曾相干涉
因言及釋氏而曰釋子之心却有有用處若是好叢林得一好長

老他直是朝夕汲汲不捨所以無有不得之理今公等學道此心安得似他是此心元不曾有所用逐日流蕩放逐如無家之人思量一件道理不透便颺鞅掉放一壁不能管得三日五日不知拈起每日只是悠悠度日說閑話逐物而已敢說公等無一日心在此上莫說一日一時也無莫說一時頃刻也無悠悠漾漾似做不做從生至死忽然無得而已今朋友有謹飭不妄作者亦是他資稟自如此然其心亦無所用只是閑慢過日或云須是汲汲曰公只會說汲汲元不曾汲汲若是汲汲用功底人自別他那得工夫說閑話精專懇切無一時一息不在裏許思量一件道理直是思量得徹底透熟無一毫_{不盡}今公等思量這一件道理思量到半間不界便掉了少間又看那一件那件看不得又掉了又看那一件如此沒出不濟事若真箇看得這一件道理透入得這箇門路以之推他道理也只一般只是公等不曾通得這箇門路

每日只是在明外走所以都無入頭處都不濟事又曰若果是得便從此處入東邊入不得便從西邊入及至入得了觸處皆如此理今公等千頭萬緒不曾理會得一箇透徹所以東觸西摸更無一箇入頭處又曰學道做工夫須是奮厲發憤然如有所失不尋得則不休如自家有一大光明寶藏被人偷將去此心還肯放捨否定是去追捕尋捉得了方休做工夫亦須如此

此個

諸公來聽說話其所說亦不出聖賢之言然徒聽之亦不濟事須是便去下工夫始得近覺得學者所以不成頭項者只緣聖賢說得多了既欲為此又欲為彼如夜來說敬以直內義以方外若實下工夫見得直箇是敬立則內直義形而外方這終身可以受用今人却似見得這兩句好又見說克己復禮也好又見說出門如見大賓也好空多了少間却不把捉得一項周全賀孫

今學者看文字不必自立說只記得前賢與諸家說便得而今

看自家如何說終是不如前賢須盡記得諸家說方有箇觀
摩處這義理根脚方牢這心也有殺泊處心路只在這上走
久久自然曉得透熟今公輩看文字大槩都有箇生之病所
以說得來不透徹只是去已攬籠籠他元無實見處其舊時
看文字極難諸家說盡用記且如毛詩那時未似如今說得
如此條暢古今諸家說盡用記取閑時將起思量這一家說
得那字是那字不是那一家說得那字不是那字是那家說
得全是那家說得全非所以是者是如何所以非者是如何
只管思量少間這正當道理自然光明燦爛在心目間如指
諸掌今公門只是紐捏巴攬來說都記得不熟所以這道理
收拾他不住自家也使他不動他也不服自家使相聚得一
朝半日又散去了只是不熟這箇道理古時聖賢也如此說
今人也如此說說得大槩一般然今人說終是不似所見者
只是熟與不熟耳縱使說得十分全似猶不似在何況和那

十分似底也不曾看得出敬子云而今每日只是優游和緩
分外看得幾遍分外讀得幾遍意思便覺得不同曰而今使
未得優游和緩須是苦心竭力下工夫方得那箇優游和緩
須是做得八分九分成了方使得優游和緩而今便說優游
和緩只是泛泛而已矣這箇做功夫須是放大火中鍛煉鍛
教他通紅溶成汁瀉成錠方得今只是略略火面上燴得透
全然生硬不屬自家使在濟得甚事須是縱橫舒卷皆由自
家使得方好搦成團捺成匾放得去收得來方可其嘗思今
之學者所以多不得力不濟事者只是不熟平生也費許多
功夫看文字下稍頭都不得力者正緣不熟耳只緣一箇不
熟少間無一件事理會得精呂居仁記老蘇說平生因聞升
裏轉斗裏量之語遂悟作文章妙處這箇須是爛泥醬熟縱
橫妙用皆由自家方濟得事也

某然有話要與諸公說只是覺次序未到而今只是面前小小

文義尚如此。理會不透如何說得到其他事。這箇事須是四方上下小大未一齊貫穿在這裏。一齊理會過其操存踐履。處固是緊要不可間斷。至於道理之大原固要理會。纖悉委曲處也要理會。制度文爲處也要理會。古今治亂處也要理會。精粗大小無不當理會。四邊一齊合起功夫。無些罅漏。東邊見不得。西邊須見得。這下見不得。那下須見得。既見得一處。則其他處亦可類推。而今只從一處去攻擊。他又不曾着力。濟得甚事。如坐定一箇地頭。而他支脚也。須分布擺陣。如大軍廝殺。相似大軍在此。坐以鎮之。游軍依舊去別處邀截。須如此作功夫。方得而今都只是悠悠。礙定這一路。略略拂過。今日走來。挨一挨。又退去。明日亦是如此。都不曾抓着那痒處。何況更望搔着那痛處。所以五年十年只是恁地全不見長進。這箇須是勇猛奮厲。真剛不顧。去做四方上下一齊着到。方有箇入頭。孔子曰。仁遠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這

箇要人自去做。孟子所謂弈秋。只是爭這此子一箇進前。要做一箇不把當事。某八九歲時讀孟子到此。未嘗不慨然奮發。以爲爲學須如此。做功夫當初便有這箇意思。如此只是未知得那甚。是如何着。是如何做功夫。自後更不肯休。一向要去做功夫。今學者不見有奮發底意思。只是如此悠悠地過。今日見他是如此。明日見他亦是如此。

因建陽士人來請問。先生曰。公問如此做工夫。大故費日子。覺得今年只似去年前日。只是今日都無。昌大發越底意思。這物事須教看得精透。後一日千里始得。而今都只泛泛在那皮毛上。理會都不曾抓着那痒處。濟得甚事。做工夫一似穿井。相似穿到水處。自然流出來。不住而今都乾燥。只是心不在。不曾着心。如何說道。出去一日。便不曾做得工夫。某常說。正是出去路上好做工夫。且如出十里外。既無家事。炒又無應接人客。正好提撕。思量道理。所以學貴時習。到時習自然。

說也如今不敢說時習須看得見那物事方能時習如今都
看不見只是不曾入心所以在窓下看才起去便都忘了須
是心心念念在上便記不得細注字也須時時提起經正文
在心也爭事而今都只在那皮毛上理會盡不曾抓着痒處
若看得那物事熟時少間自轉動不得自家脚才動自然踏
着那物事行又云須是得這道理入心不忘了然後時時以
義理澆灌之而今這種子只在地面上不曾入地裏去都不
曾與土氣相接着

學者悠悠是大病今覺諸公都是進寸退尺每日理會此小文
義都輕輕地拂過不曾動得皮毛上這箇道理規模大體面
闊須是四面去包括方無走處今只從一面去又不曾着力
如何可得且如曾點漆雕開兩處漆雕開事言語少難理會
曾點底須子細看他是樂箇其底是如何地樂不只是聖人
說這箇事可樂便信着他須是自見得箇可樂底依人口說

不得又曰而今持守使打疊教淨潔着文字須着意思索應
接事物都要是當四面去討他自有一面通處又曰如見陳
廝殺播着鼓只是向前去有死無二莫更回頭始得胡冰

或言在家衮衮但不敢忘書冊亦覺未免間斷曰只是無志若
說家事又如何汨沒得自家如今有稍高底人也須會擺脫
得過山間坐一年半歲是做得多少工夫只恁地也立得箇
根脚若時往應事亦無害較之一向在事務裏衮是爭那裏
去公今三五年不相見又只恁地悠悠人生有幾箇三五年
耶賀孫

或有來省先生者曰別後讀何書曰雖不敢廢學然家間事亦
多難得全功曰覺得公今未有箇地頭在光陰可惜不知不
覺便是三五年如今又去赴官官所事尤多益難得餘力人
生能得幾箇三五年須是自強若尋得箇僻靜寺院做一兩
年工夫須尋得箇地頭可以自上做將去若似此悠悠如何

得進廣

某見今之學者皆似箇無所作爲無圖底人相似人之爲學當如救火追亡猶恐不及如自家有箇光明寶藏被人奪去尋求趕捉必要取得始得今學者只是悠悠地無所用心所以兩年三年五年七年相別及再相見只是如此個

謂諸生曰公皆如此悠悠終不濟事今朋友着力理會文字一日有一日工夫然尚恐其理會得零碎不見得周匝若如諸公悠悠是要如何光陰易過一日減一日一歲無一歲只見老大忽然死着思量來這是甚則劇恁地悠悠過了賀孫

某平日於諸友看文字相待甚寬且只令自看前日因病覺得無多時月於是大懼若諸友都只恁悠悠終於無益只要得大家盡心看得這道理教分明透徹所謂道理也只是將聖賢言語體認本意得其本意則所言者便只此道理一一理會令十分透徹無此罅縫蔽塞乃始住每思以前諸先生盡

心盡力理會許多道理當時亦各各親近師承今看來各人自是一說本來諸先生之意初不體認得只各人挑載得些去自做一家說話本不曾得諸先生之心某今惟要諸公看得道理分明透徹無些小蔽塞某之心即諸公之心諸公之心即某之心都只是這箇心如何有人說到這地頭又如何有人說不到這地頭這是因其恁地這須是自家大段欠處續先生痛言諸生工夫悠悠云今人做一件沒緊要底事也着心去做方始會成如何悠悠會做得事且如好寫字底人念念在此則所見之物無非是寫字底道理又如賈島學作詩只思推敲兩字在驢上坐把手作推敲勢大尹出有許多車馬人從渠更不見不覺犯了節只此推敲二字計其利害他直得恁地用力所以後來做得詩來極是精高今吾人學問是大小大事却全悠悠若存若亡更不着緊用力反不如他人做沒要緊底事可謂倒置諸公切宜勉之時舉

諸友只有箇學之意都散漫不恁地勇猛恐度了日子須著公
急痛切意思嚴了期限攢了工夫辦幾箇月日氣力去攻破
一過便就裏面旂旂灑灑如攻寨湏出萬死一生之計攻破
了關限始得而今都打寨未破只循寨外走道理都咬不斷
何時得透薄

謂諸生曰公說欲遷善改過而不能只是公不自去做工夫若
恁地安安排排只是做不成如人要赴水火這心才發便入
裏面去若說道在這裏安排便只不成看公來此逐日只是
相對默坐無言恁地慢騰騰如何做事數日後復云坐中諸
公有會做工夫底有病痛底某一一都看見逐一校正他惟
公恁地循循默默都理會公心下不得這是幽冥暗弱這是
大病若是剛勇底人見得善便遷他做得透做不是處也顯
然在人耳目人皆見之前日公說風雷益看公也無些子風
意思也無些子雷意思賀孫

其於目法却愛苦硬清癯底人然道是做得那苦硬底事若只
更苦硬而不知為學何貴之有而今朋友遠處來者或有意
於爲學眼前朋友大率只是據見定了更不求進步而今莫
說更做甚工夫只真箇看得百十字精細底也不見有或曰
今之朋友大率多為作時文妨了工夫曰也不曾見做得好
底時文只是剽切亂道之文而已若要真箇做時文底也須
深資廣取以自輔益以之為時文莫更好只是讀得那亂道
底時文求合那亂道底試官為苟簡殘裂底工夫他亦不曾
子細讀那好底時文和時文也有時不子細讀得其記少年
應舉時嘗下視那試官說他如何曉得我底意思今人盡要
去求合試官越做得那物事低了嘗見已前相識間做賦者
甚麼樣讀書無書不讀而今只念那亂道底賦有甚見識若
見識稍高讀書稍多議論高人豈下更做得好文字出他見
得底只是如此遂互相做做專為苟簡殘裂底工夫歎息者

看來如今學者之病多是箇好名且如讀書却不去子細考究義理教極分明只是纏着過便了只道自家已看得甚麼文字了都不思量於身上濟得甚事這箇只是做名聲其實又做得甚麼名聲下梢只得人說他已看得甚文字了這箇非獨卓文如此看來都如此若恁地也是枉了一生賀孫

今學者大抵不曾子細玩味得聖賢言意却要懸空妄立議論一似喫物事相似肚裏其實未曾飽却以手鼓腹向人說我已飽了只此乃是未飽若真箇飽者却未必說也人人好做甚銘做甚贊於已分上其實何益既不曾實讀得書玩味得聖賢言意則今日所說者是這箇話明日又只是這箇話豈得有新見邪切宜戒之時舉

今朋友之不進者皆有彼善於此爲足矣之心而無求爲聖賢之志故皆有自恕之心而不能痛去其病故其病常隨在依

舊逐事物流轉將求其彼善於此亦不可得矣太雅

昌父言學者工夫多間斷曰聖賢教人只是要教一箇間斷因說學者工夫間斷謂古山和尚自言喫古山飯阿古山矢只因說學者工夫間斷謂古山和尚自言喫古山飯阿古山矢只是看得一頭白水拈今之學者却不如他文蔚

有一等朋友始初甚銳意漸漸踈散終於忘了如此是當初不立界分做去士毅

今來朋友相聚都未見得大底道理還且謾恁地逐段看還要直截盡理會許多道理教身上沒些子虧欠若只恁地逐段看不理會大底道理依前不濟事這大底道理如曠闊底基址須是開墾得這箇了方始架造安排有頓放處真得大底道理方有立脚安頓處若不見得大底道理如人無箇居着趁得百十錢歸來也無頓放處况得明珠至寶安頓在那裏自家一身都是許多道理人人有許多道理蓋自天降衷萬理皆其仁義禮智君臣父子兄弟朋友夫婦自家一身都擔

在這裏須是理會了體認教一一周足略欠闕些子不得須
要緩心直心理會教盡須是大作規模闊開其其廣闊其地
少間到逐處即看逐處都有頓放處日用之間只在這許多
道理裏面轉喫飯也在上面上床也在上面下床也在上面
脫衣服也在上面更無些子空闕處弄舜禹湯也只是這道
理如人刺繡花草不要看他繡得好須看他下針斂如人寫
字好不好看他寫得好只着他把筆處資孫

先生問諸公莫更有甚商量坐中有云此中諸公學問皆弱於
高遠無根近來方得先生發明未遽有問將來有所疑却寫
去問先生曰却是以待來年然後已說話此只是不曾切已
立志若果切已立志睡也不着起來理會所以發憤忘食終
日不食終夜不寢去理會今人有兩般見識一般只是談虛
說妙全不切已把做一場說話了又有一般人說此事難理
會只恁地做人自得讓與他門自理會如人交易情願批退

帳待別人典買今人情願批退學問底多謙

諸公數日看文字但就文字上理會不曾切已凡看文字非是
要理會文字正要理會自家性分上事學者須要主一主一
當要心存在這裏方可做工夫如人須尋箇屋子住至於爲
農工商賈方惟其所之主者無箇屋子如小人趁得百錢亦
無歸宿孟子說求其放心已是兩截如常知得心在這裏則
心自不放又云無事時須要知得此心不知此心恰似睡因
都不濟事今看文字又理會理義不出亦只緣主一工夫欠

關擊同

先生一日謂諸生曰某患學者讀書不求經旨談說空妙故欲
令先通曉文義就文求意下梢頭往往又只守定冊子上言
語却看得不切已須是將切已看玩味入心力去行之方有
所益端蒙

學者說文字或支離泛濫先生曰看教切已文蔚

學者講學多是不疑其所當疑而疑其所不當疑不疑其所當疑故眼前合理會處多踉過疑其所不當疑故枉費了工夫金溪之徒不事講學只將箇心來作弄胡撞亂撞此間所以令學者入細觀書做工夫者正欲其熟考聖賢言語求箇的確所在今却攷索得如此支離又不濟事如某向來作或問蓋欲學者識取正意觀此書者當於其中見得此是當辨此不足辨刪其不足辨者令正意愈明白可也若更去外面生出許多議論則正意反不明矣今非特不見經文正意只諸家之說亦看他正意未著又曰中庸言慎思何故不言深思又不言勤思蓋不可枉費心去思之須是思其所當思者故曰慎思也必大

或問向蒙見教讀書須要涵泳須要浹洽因看孟子千言萬語只是論心七篇之書如此看是涵泳工夫否曰其爲見此中人讀書大段凶莽所以說讀書須當涵泳只要子細看玩尋

繹令胸中有所得爾如吾友所說又攔貼一件意思硬要差拈看書豈是如此或曰先生涵泳之說乃杜元凱優而柔之意曰固是如此亦不用如此解說所謂涵泳者只是子細讀書之異名與人說話便是難其只是說一箇涵泳一人硬來安排一人硬來解說此是隨語生解支離延蔓閑說閑講少間展轉只是添得多說得遠却要做甚若是如此讀書如此聽人說話全不是自做工夫全無巴鼻可知是使人說學是空談此中人所問太率如此好理會處不理會不當理會處却支離去說說得全無意思蓋卿

或解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云須是從裏面做出來方得他外面如此曰公讀書便是多有此病這裏又那得箇裏面做出來底說話來只是居處時使用恭執事使用敬與人時使用忠雖之美狄不可棄也不過只是如此說大凡看書須只就他本文看教直截切忌如此支離蔓衍拖脚拖尾不濟得事

聖賢說話那一句不直截如利刃削成相似雖以孔子之語渾然溫厚然他那句語更是斬截若如公說一句更用數十字去包他則聖賢荷不逐句上更添幾字教他分曉只看灑溪二程橫渠門說話無不斬截有力語句自是恁地重無他所以看得如此寬緩無力者只是心念不整肅所以如此緣心念不整肅所以意思寬緩都湊泊他那意思不著說從別處去湏是整肅心念看教他意思嚴緊說出來有力四方八面截然有界限始得如今說得如此支蔓都不成箇物事其病只在心念不整肅上個

讀書之法只要落窠槽今公門讀書盡不曾落得那窠槽只是走向外去思量所以都說差去如初間大水瀰漫少間水既退盡後低窪處方是入窠槽今盡是泛泛說從別處去其常以爲書不難讀只要人緊貼就聖人言語上平心看他文義自見今都是硬差辨思其所不當思疑其所不當疑辨其所不當辨盡是枉了濟得甚事個

某嘗說文字不難看只是讀者心自曉曉了看不出若大著意思反復熟看那正當道理自湧出來不要將那小意智私見識去間亂他如此無緣看得出如千軍萬馬從這一條大路去行伍紀律自是不亂若撥數千人從一小路去空攪亂了正當底行陳無益於事文曰看書且要依文看得箇大槩意思了却去攷究細碎處如今未曾看得正當底道理出便落草了墮在一隅一角上心都不活動這箇似轉水車相似只撥轉機關子他自是轉連那上面磨子篩籬一齊都轉自不費力而今一齊說得枯燥無此子滋味便更看二十年也只不濟事須教他心裏活動轉得莫着在那角落頭處而今諸公看文字如一箇船閣在淺水上轉動未得無那活水泛將去更將外面物事搭載放上面越見動不得都是枉用了心力枉費日子天下道理更有幾多若只如此看幾時得了某

而今也自與諸公門說不辨只覺得都無意思所願諸公寬
著意思且看正當道理教他活動有長進處方有所益如一
條死蛇弄教他活而今只是弄得一條死蛇不濟事個

學者須要無事時去做得功夫然後可來此剖決是非今才一
不在此便棄了這箇至此又却臨時逐旋尋得一兩句言語

來問則又何益壽昌

或曰其尋常所學多於優游浹洽中得之曰若遽然便以為有
所見亦未是大抵於博學審問謹思明辨且未可說篤行只
這裏便是浹洽處孔子所以好古敏以求之其用力如此謨
人合是疑了問公今却是揀難處來問教人如何描摸若說得
公又如何便曉得若升高必自下今人要入室與須先入門
入庭見路頭熟次第入中間來如何自階裏一造要做後門
出伊川云學者須先就近處賀孫
而今聽人說話未盡便要爭說亦須待他人說教盡了他人

有說不出處更須反覆問教說得盡了這裏方有處置在續
或人請諸經之疑先生既答之復曰今雖盡與公說公盡曉得
不於自家心地上做工夫亦不濟事道夫

諸公所以讀書無長進緣不會疑其雖看至沒緊要底物事亦
須致疑纔疑便須理會得徹頭淵

或謂問難只是作話頭不必如此曰不然到無疑處不必問疑
則不可不問今如此云云不是惡他人問便是自家讀書未
嘗有疑可學

讀語錄玩了却不如乍見者勇於得此是病方

諸生請問不切曰群居最有益而今朋友乃不能相與講貫各
有疑忌自私之意不知道學問是要理會箇甚麼若是切已
做工夫底或有所疑便當質之朋友同共商量須有一人識
得破者已是講得七八分却到某面前商量便易為力今既
各自東西不相講貫如何得會長進欲為學問須要打透這

些子故令開闊識得箇以能問於不能以多問於寡底意思方是切於爲已時舉

或問太極曰看如今人與太極多少遠近或人自說所讀書曰徒然說得一片恁地多不濟事如今且要虚心心若不虛雖然恁地問待別人恁地說自不入他聽之如不聞只是他自有箇物事橫在心下如顏子人道他得一善則拳拳服膺而不失他不曾自知道得一善拳拳服膺而不失他見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他不曾自知道見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他不遷怒不貳過他不曾自知道不遷怒不貳過他只見箇道理當如此易曰君子以虛受人書曰惟學遜志舊有某人來問事略不虚心一味氣盈色滿當面與他說他全不聽得有孫

天下之理有長有短有大有小當各隨其義理看其有得學者有箇病於他人如此說處又討箇義理看其不如彼說於其如彼說處又責其不如此說因舉所執弱反復爲喻曰此扇兩邊各有道理今學者待他人說此邊道理便翻轉那一邊難之及他說那一邊却又翻轉這一邊難之必大

問氣質之害直是今人不覺非特讀書就他氣質上說只如每日聽先生說話也各以其所偏爲主如十句有一句合他意便硬執定這一句曰是如此且如仲山甫一詩蘇子由專歎美旣明且哲以保其身二句伯恭偏喜柔嘉維則一句某問何不將那柔亦不茹剛亦不吐以下四句做好某意裏又愛這四句問這四句如何曰也自剛了問剛底終是占得分數多曰也不得只是比柔又較爭胡泳

質敏不學乃大不敏有聖人之資必好學必下問若就自家杜撰更不學更不問便已是凡下了聖人之所以爲聖也只是好學下問舜自耕稼陶漁以至于帝無非取諸人以爲善孔子說禮吾聞諸老聃這也是學於老聃方知得這事賀孫

先生因學者少寬舒意曰公讀書恁地縝密固是好但恁地逼截成一團此氣象最不好這是偏處如一項人恁地不予細固是不成道理若一向感密下梢却展拓不去明道一見謝顯道曰此秀才展拓得開下梢可望又曰於詞氣間亦見得人氣象如明道語言固無甚激昂看來便見寬舒意思龜山人只道恁地寬看來不是寬只是不解理會得不能理會得范純夫語解比諸公說理最平淺但自有寬舒氣象儘好縝因人之昏弱而箴之曰人做事全靠這此子精神節有言貧困不得專意問學者曰不干事世間豈有無事底人但十二時看那箇時閑一時閑便做一時工夫一刻閑便做一刻工夫積累久自然別或又以離遠師席不見解注為說曰且如某之讀書那曾得師友專守在裏初又曷嘗有許多文字也只自着力耳或曰先生高明某何敢望曰如此則全未知自責堯舜與人同耳曷嘗有異某嘗謂此皆是自恕之語

最為病痛道夫

或言氣稟昏弱難於為學曰誰道是公昏弱但反而思之便強便明這氣色打一轉日日做工夫日日有長進子蒙

或問某欲克己而患未能曰此更無商量人患不知耳既已知之便合下手做更有甚商量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并

或言今且看先生動容周旋以自檢先生所著文義却自歸去理會曰文義只是目下所行底如何將文義別做一邊看若

不去理會文義終日只管相守閑坐如何有這道理文義乃是不去理會之門路躬行即是文義之事實賀孫

或問人固欲事事物物理會然精力有限不解一一都理會得曰固有做不盡底但立一箇綱程不可先自放倒也須靜着

心實着意沉潛反覆終久自曉得去祖道

或說居敬窮理曰都不須如此說如何說又怕居敬不得窮理有窮不去處豈有此理只是自家元不曾居敬元不曾窮理

所以說得如此若真箇去窮底豈有窮不得之理若心堅便是石也穿豈有道埋了窮不得之理而今說又怕有窮不得處又怕如何又計較如何都是枉了只恁勇猛堅決向前去做無有不得之理不當如此遲疑如人欲出路若有馬便騎馬夫有車便乘車去無車便徒步去只是從頭行將去豈有不到之理問○素錄云問理有未窮且只持敬否曰不消恁說前面萬一有持不得窮不得處又去別生計較這箇都是窮理豈有此說譬如出路要乘轎便乘轎要乘馬便乘馬要行便行都不消思量前面去不得時又着如何但當勇猛堅決向前那裏要似公說居敬不得處又着如何窮理不得處又着如何古人所謂心堅石穿蓋未嘗有做不得底事如公幾年讀書不長進時皆緣公慈地所以搭帶了又曰聖人之言不自直截若裏面有屈曲處聖人亦必說在上面若上面無底又何必思量從那屈曲處去都是枉了工夫

或問格物一項稍又離曰公依舊是箇計較利害底心下在這裏公且試將所說行將去看如何若只管在這裏擬議如何見得如做得箇船且安排槳楫解了纜放了索打將去看却

自見涯岸若不放艇夫只管在這裏思量怕有風濤又怕有甚艱險如何得到岸公今恰似箇船人未曾放離岸只管計較利害聖賢之說那尚焦地子路有聞未之能行唯恐有聞如今說了千千萬萬却不曾丟下得分寸工夫又曰聖人嘗說有殺身以成仁今看公那邊人教他殺身以成仁道他肯不肯決定是不肯才說着他也道是惟在又曰吾未見剛者聖人只是要討這般人須是有這般資質方可將來磨治詩云追琢其章金玉其相須是有金玉之質方始琢磨得出若是泥土之質假饒你如何去裝飾只是箇不好物事自是你根脚本領不好了又曰如讀書只是理會得便做去公却只管在這裏說道如何理會伊川云人所最可畏者便做賀孫先生問學者曰公今在此坐是主靜是窮理又之未對曰便是公不曾做工夫若不主靜便是窮理只有此二者既不主靜又不窮理便是心無所用閑坐而已如此做工夫豈有長

進之理佛者曰十二時中除了着衣喫飯是別用心夫子亦云造次必於是顛沛必於是須是如此做工夫方得公等每日只是閑用心問閑事說閑話底時節多問緊要事究竟自己事底時節少若是真箇做工夫底人他自是無閑工夫說閑話問閑事聖人言語有幾多緊要天節目都不曾理會小者固不可不理會然大者尤緊要個

或問致知當主敬又問當如先生說次第觀書曰此只是說話須要下工夫方得蓋此

諸公且自思量自朝至暮還曾有頃刻心從這軀殼裏思量過否個

賢輩但知有營營逐物之心不知有真心故識慮皆昏觀書察理皆草草不精眼前易曉者亦看不見皆由此心雜而不一故也所以前語初學者必以敬曰未有致知而不在敬者今未知反求諸心而曾中方且叢雜錯亂未知所守持此雜

亂之心以觀書察理故凡工夫皆從一偏一角做去何緣會見得全理某以為諸公莫若且收斂身心盡掃雜慮令其光明洞達方能作得主宰方能見理不然亦終歲而無成耳雅諸公皆有志於學然持敬工夫大段欠在若不知此何以為進學之本程先生云涵養須用敬進學則在致知此最切要游和之間不知敬如何持曰只是要收斂身心莫令走失而已今人精神自不曾定讀書安得精專凡看山看水風吹草動此心便自走失何以為學諸公切宜勉此南升

先生語諸生曰人之為學五常百行豈能盡常常記得人之性惟五常為大五常之中仁尤為大而人之所以為是仁者又但當守敬之一字只是常求放心書夜相承只管提撕莫令廢惰則雖不能常常盡記眾理而義禮智信之用自然隨其事之當然而發見矣子細思之學者最是此一事為要所以孔門只是教人求仁也世祖

或曰每常處事或思慮之發覺得發之正者心常安其不正者
心常不安然義理不足以勝私欲之心少間安者却容忍不
安者却依舊被私欲牽將去及至事過又却悔悔時依舊是
本心發處否曰然只那安不安處便是本心之德孔子曰志
士仁人無求生以害仁有殺身以成仁求生如何便害仁殺
身如何便成仁只是箇安與不安而已又曰不待接事時方
流入於私欲只那未接物時此心已自流了洎是未接物時
也常剔抉此心教他分明少間接事便不至於流上蔡解為
人謀而不忠云為人謀而忠非特臨事而謀至於平居靜慮
思所以處人者一有不盡則非忠矣此雖於本文說得來大
過然却如此今人未到為人謀時方不忠只平居靜慮閑思
念時便自懷一箇利便於己將不好處推與入之心矣洎是
於此處常常照管得分明方得備

或問靜時見得此心及接物時又不見曰心如何見得接物時

只要求箇是應得是便自心得其正應得不是便是心失其
正所以要窮理且如人唱若須至誠還他若人問何處來須
據實說其處來即此便是應物之心如何更要見此心所間
有一般學問又是得江西之緒餘只管教人合眼端坐要見
一箇物事如日頭相似便謂之悟此大可笑夫子所以不大
段說心只說實事便自無病至孟子始說求放心然大槩只
要人不馳騫於外耳其弊便有這般底出來以此見聖人言
語不可及字蒙

或問覺得意思虛靜時應接事物少有不中節者纔是意思不
虛靜少間應接事物便都錯亂曰然然公又只是守得那塊
然底虛靜雖是虛靜裏面黑漫漫地不曾守得那白底虛靜
濟得其事所謂虛靜者洎是將那黑底打開成箇白底教他
裏面東西南北玲瓏透徹虛明顯敞如北方喚做虛靜若只
確守得箇黑底虛靜何用備

有問程門教人說敬却遺一恭中庸說篤恭而天下平又不說敬如何恭敬不同曰昔有人曾以此問上蔡上蔡云不同恭是平聲敬是側聲舉坐大笑先生曰不是如此理會隨他所說處理會如只比並作箇問頭又何所益謙

先生嘗語在坐者云學者常常令道理在胸中流轉過

先生見學者解說之際或似張大即語之曰說道理不要大驚小怪過

今之學者只有兩般不是玄空高妙便是庸淺外馳

張洽因先生言近來學者多務高遠不自近處著工夫因言近來學者誠有好高之弊昔有問伊川如何是道伊川曰行處是又問明道如何是道明道令於君臣父子兄弟上求諸先生之言不曾有高遠之說先生曰明道之說固如此然君臣父子兄弟之間各有箇當然之理此便是道

因說今人學問云學問只是一箇道理不知天下說出幾多言

語來若內無所主一隨人脚跟轉是壞了多少人吾人日夜要講明此學只為要理明學至不為邪說所害方是見得道理分明聖賢真可到言話真不誤人今人被入引得七上八下殊可笑謙

或問左傳疑義曰公不求之於六經語孟之中而用功於左傳且左傳有其甚麼道理縱有能幾何所謂棄却甜桃樹緣山摘醋梨天之所賦於我者如光明寶藏不會收得却上他人門教化一兩錢豈不哀哉只看聖人所說無不是這箇大本如云天高地下萬物散殊而禮制行矣流而不息合同而化而樂興焉不然子思何故說箇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脩道之謂教此三句是怎如此說是乃天地萬物之大本大根萬化皆從此出人若能體察得方見得聖賢所說道理皆從自己曾襟流出不假他求其向嘗見呂伯恭愛與學者說左傳其嘗戒之曰語孟六經許多道理不說恰限說這箇縱那上

有此零碎道理濟得其事伯恭不信後來又說到漢書若使
其在不知今又說到甚處想益卑矣固宜為陸子靜所笑也
子靜底是高只是下面空踈無物事承當伯恭底甚低如何
得似他又曰人須是於大原本上看得透自然心會開闊見
世間事皆瑣瑣不足道矣又曰每日開眼便見這四箇字在
面前仁義禮智只趯着脚指頭便是這四箇字若看得熟於世間
道理沛然若決江河而下莫之能禦矣若看得道理透方見
得每日所看經書無一句一字一點一畫不是此理之流行
見天下事無大無小無一名一件不是此理之發見如此方
見得這箇道理渾淪周遍不偏枯方見得所謂天命之謂性
底全體今人只是隨所見而言或見得一二分或見得二三
分都不曾見那全體不曾到那極處所以不濟事憫
浙中朋友一等底只理會上面道理又只理會一箇空底物事
都無用少間亦只是計較利害一等又只就下面事會事眼

前雖粗有用又都零零碎碎了少間只見得利害如橫渠論
釋氏有兩末之學兩末兩頭也都是那中間事物轉關處都
不理會賀孫問如何是轉關處曰如致知格物便是就事上
理會道理理會上面底却棄置事物為陳迹便只說箇無形
影底道理然若還被他放下來更就事上理會又却易只是
他已見得上面一段物事不費氣力省事了又那肯下來理
會理會下面底又都細碎了這般道理須是規模大方理會
得遂舉伊川說曾子易簣便與有天下行一不義殺一不辜
不為一同後來說得來便無他氣象大底却可以做小小底
要做大却難小底就事物細碎上理會賀孫
先生問浙間事某曰浙間難得學問會說者不過孝悌忠信而
已曰便是守此四字不得須是從頭理會來見天理從此流
出便是炎

謂邵武諸友公看文字看得緊切好只是邵武之俗不怕不會

看文字不患看文字不切只怕少寬舒意思賀孫

方伯謨以先生教人讀集注為不然蔡季通文亦有此語且謂四方從學之士稍自負者皆不得其門而入去者亦多其因從容待坐見先生舉似與學者云讀書須是自肯下工夫始得其向得之甚難故不敢輕說與人至於不得已而為注釋者亦是博採諸先生及前輩之精微寫出與人看極是簡要省了多少工夫學者又自輕看了依舊不得力蓋是時先生方獨任斯道之責如西銘通書易象諸書另出四方辨詰紛然而江西一種學問又自善鼓扇學者其於聖賢精義皆不暇深考學者樂於簡易甘於詭僻和之者亦眾然終不可與入堯舜之道故先生教人專以主敬窮理為主欲使學者自去窮究見得道理如此便自能立不待辨說而明此引而不發之意其為學者之心甚甚切學者苟不深味此意乎炎或問所謂窮理不知是反己求之於心惟復是逐物而求於物

曰不是如此事事物物皆有箇道理窮得十分盡方是格物不是此心如何去窮理不成物自有箇道理心又有箇道理枯槁其心全與物不接却使此理自見萬無是事未用自家心如何別向物上求一般道理不知物上道理却是誰去窮得近世有人為學專要說空說妙不肯就實却說是悟此是不知學學問無此法才說一悟字便不可窮詰不可研究不可與論是非一味說入虛談最為惑人然亦但能謾得無學底人若是有實學人如何被他謾才說悟便不是學問奉勸諸公且子細讀書書不曾讀不見義理乘虛接渺指摘一二句來問人又有漲開其說來問又有牽甲證乙來問皆是不曾有志朴實頭讀書若是有志朴實頭讀書且箇逐些理會將去所疑直是疑亦有可答不然彼已無益只是一場閑說話爾濟得甚事且如讀此一般書只就此一般書上窮究冊子外一箇字且莫攪攪來妙將來理明却將已曉得者去解

得未曉者如人學者將未能解說者却去參解說不得者鵠突好笑悠悠歲月只若人耳講

或問所守所行似覺簡易然茫然未有所獲曰既覺得簡易自合有所得却曰茫然無所獲者如何曰比之以前爲學多歧今來似覺簡略耳愚殊不敢望得道只欲得一箇入頭處曰公之所以無所得者正坐不合簡易楊子雲曰以簡以易焉支焉離蓋支離所以爲簡易也人須是博學之審問之謹思之明辨之篤行之然後可到簡易田地若不如此用工夫一蹴便到聖賢地位却大段易了古人何故如此博學審問謹思明辨篤行乎夫是五者無先後有緩急不可謂博學時未暇審問審問時未暇謹思謹思時未暇明辨明辨時未暇篤行五者從頭做將下去只微有少差耳初無先後也如此用工他日自然簡易去讀錄注云包顯道以書孟子曰博學而詳說之將以反說約也語云博我以文約我以禮須是先博

然後至約如何便先要約得人若先以簡易存心不知博學審問謹思明辨篤行將來便入異端去去六篇同

先生言此兩日甚思諸生之留書院者不知在彼如何孔子在陳思魯之狂士孟子所記本亦只是此說狂狷即狂簡不忘其初即不知所以裁之當時隨聖人在外底却逐日可照管他留魯者却不見得其所至如何然已說得成章了成章是有首有尾如異端亦然釋氏亦自說得有首有尾道家亦自說得有首有尾大抵未成者尚可救已成者爲足慮時先生在郡中大

或云嘗見人說凡是外面尋討入來底都不是曰喫飯也是外面尋討入來若不是時須在肚裏做病如何又喫得安穩蓋飢而食者即是從裏面出來讀書亦然書固在外讀之而通其義者却自是裏面事如何都喚做外面入來得必欲盡捨詩書而別求道理異端之說也琮

天下道理自平易簡直人於其間只是爲剖析人欲以復天理
教明白洞達如此而已今不於明白處求却求之於偏旁處
縱得此理其能幾何今日諸公之弊却自要說一種話云我
有此理他人不知安有此事理只是一般理只是要明得安
有人不能而我獨能之事如此則是錯了可學

學者同在此一般講學及其後說出來便各有差誤要其所成
有上截底無下截有下截底無上截有皮殼底無肚腸有肚
腸底無皮殼不知是如何必大曰工夫有間斷亦是氣質之
偏使然曰固是氣質然大患是不子細嘗謂今人讀書得如
漢儒亦好漢儒各專一家看得極子細今人才看這一件又
要看那一件下梢都不曾理會得必大

看二十五條曰此正與前段相反却有上截無下截天資高底
固有能不爲富貴所累然下此者亦必思所以處之貧而樂
者固勝如無諂富而好禮者固勝如無驕若未能無諂無驕

底亦須且於此做工夫頃見一文集云有一人天資善矣極
高遂入京見國手國手與之下了但云可隨我諸處看我與
人奕如此者半年遂遣之其人曰某隨逐許時未蒙教得有
所長國手曰汝甚本高但未嘗識低着却恐與人下時錯了
我帶你去半年只是欲汝識低着耳因論甚又曰默堂集中
亦載一說有兩箇對奕方爭一段甚危其人忽舍所爭却別
於閑處下一着衆所不曉既畢或問之曰所爭處已自定此
一着亦有利害不可不急去先下一着然對者固未必曉問
者曰既見得其人未必曉又何用急去下曰在彼雖可忽在
我者不可不盡耳天下事皆當如此不獨奕也

政和有客同侍坐先生曰這下人全不讀書莫說道教他讀別
書只是要緊如六經漢書唐書諸子也須着讀始得又不是
大段直錢了不能得他讀只問人借將來讀也得如何一向
只去讀時文如何擔當箇秀才名目在身上下既做秀才未

說道要他理會甚麼高深道理也。須知得古聖賢所以垂世立教之意是如何。古今盛衰存亡治亂事體是如何。從古來人物議論是如何。這許多眼前底都全不識。如何做士人。須是識得許多方始成得箇人。又云向來人讀書為科舉計。已自是末了。如今又全不讀。而赴科舉。又末之末者。若以今世之所習。雖做得官貴窮公相也。只是箇沒見識底人。若依古聖賢所教做去。雖極貧賤。身自躬耕。而曾次亦自浩然視彼污濁卑下之徒。曾犬彘之不若。又曰。如今人也。須先立箇志趣。始得還當自家要做甚麼人。是要做聖賢。是只要苟簡做箇人。天教自家做人。還只教心地便是了。閑時也須思量着。聖賢還是元與自家一般。還是有兩般。天地交付許多與人。不獨厚於聖賢而薄於自家。自家是有這四端。是無這四端。只管在塵俗裏面交還。曾見四端頭面。還不曾見四端頭面。且自去看最難說。是意趣卑下都不見上面許多道理。公今

如只管去喫魚鱖。不知有鰻鱖之美。若去喫鰻鱖。自然見魚鱖。是不好喫物事。又云如論語說學而時習之。公且自看平日。是曾去學。不曾去學。曾去習。不曾去習。學是學箇甚麼。習是習箇甚麼。曾有說意思。無說意思。且去做好讀聖賢之書。熟讀自見。如孟子說亦有仁義而已。這也不待注解。如何孟子須教人舍利而就義。如今人如何只去義而趨利。賀孫

問曾點曰。今學者全無曾點分豪氣象。今整日理會一箇半箇字。育下落猶未分曉。如何敢望他。他直是見得這道理活潑潑地。快活若似而今諸公樣做工夫。如何得似它。問學者。湏是打疊得世間一副當富貴利祿底心。方可以言曾點氣象。方有可用功處。曰。這箇大故。是外面粗處。某常說這箇不難打疊。極未有要緊。不知別人如何。正當是裏面工夫。極有細碎難理會處。要人打疊得。若只是外面富貴利祿。此何足道。若更這處打不透。說甚麼學正當學者裏面工夫。多有節病。

人亦多般樣而今自家只見得這箇重便說難打疊它人病痛又有不在是者若人人將這箇去律它教須打併這箇了方可做那箇則其無此病者却覺得緩散無力急這一邊便緩却那一邊所以這道理極難要無所不用其力莫問他急緩先後只認是處便奉行不是處便緊閉教他莫要出來所以說是故君子無所不用其極是故君子戒慎乎其所不覩恐懼乎其所不聞莫見乎隱莫顯乎微又曰仁以為己任不亦重乎四方八面盡要照管得到若一處踈闕那病痛便從那踈處入來如人廝殺凡山川途徑險阻要害無處不要防守如姜維守蜀它只知重兵守着正路以為魏師莫能來不知鄧艾却從陰平武都而入反出其後它當初也說那裏險阻人必來不得不知意之所不備處才有縫罅便被賊人來了做工夫都要如此所以這事極難只看是故君子無所不用其極一句便見而今人有緣自愛官職不知厭足者又有

做到中中官職便足者又有全然不要只恁地懶惰因循我也不要官職我也無力為善平平過者又有始間是好人末後不好者又有始間不好到末好者如此者多矣又有做到宰相了猶木知厭足更要經營又做者極多般樣

先生過信州一士子請見問為學之道曰道二仁與不仁而已矣聖人千言萬語只是要教人做人文蔚

先生曰相隨同歸者前面未必程程可說話相送至此者一別又不知幾年有話可早商量又而無人問先生遂云學者須要勇決須要思量須要著業又云此間學者只有過底無有不及底在大桂鋪

與或人說公平日說甚剛氣到這裏為人所轉都屈了凡事若見得了須使堅如今正石賀孫舊看不尚文華薄勢利之類說話便信以為然將謂人人如此後方知不然此在資質

學者輕俊者不美朴厚者好振

先生因言學者平居議論多頽塌臨事難望它做得事遂說一

姓王學者後來狼狽是其平時議論亦專是回互有一處責

曾子許多時用大夫之箚臨時不是童子說則幾失易責王

便云這是曾子好處既受其箚若不用之必至取怒季孫故

須且將來用大抵今之學者多此病如學夫子便學他微服

過宋君命召只俟駕見南子與佛肸召之類有多少處不學

只學他這箇胡泳

大率為善須自有立今欲為善之人不可謂少然多頽浮議浮

議何足恤蓋彼之是非干我何事亦是我此中不痛切耳若

自着緊自痛切亦何暇恤它人之議哉大雅

或言某人好善曰只是徇人情與世浮沉要教人道好又一種

人見如此却欲矯之一味只是說人短長道人不是全不反

已且道我是甚麼人它是如何人全不看他所為是如何我

所為是如何一向只要胡亂說人此二等入皆是不知本領

見歸一偏坐落在窠臼中不能得出聖賢便不如此謙

因說而今人須是它曉得方可與它說話有般人說與眼前事

尚不曉如何要他知得千百年英雄心事壽

有一朋友輕慢去後因事偶語及之先生曰何不早說得某與

他道坐中應曰不欲說曰他在却不欲說去後却後面說他

越不是端蒙

因論諸人為學曰到學得爭綱爭紀學却反成箇不好底物事

揚曰大率是人小故然又各人合下有箇肚私見識世間書

人無所不有又一切去附會上故皆偏側違道去先生甚然

之揚

門人有與人交訟者先生數責之云欲之甚則昏蔽而忘義理

求之極則爭奪而至怨仇賀孫

每夜諸生會集有一長上纔坐定便閑話先生責曰公年已四

十書讀未通纔坐便說別人事夜來諸公閑話至二更如何
如此相聚不回光反照作自己工夫却要閑說歎息又之續
有侍坐而困睡者先生責之敬子曰僧家言常常提起此志令
堅強則坐得自直亦不昏困纔一縱肆則嗒然頽放矣曰固
是道家修養也怕昏困常要直身坐謂之生腰坐若昏困倒
靠則是死腰坐矣因舉小南和尚少年從師參禪一日偶靠
倚而坐其師見之叱曰得恁地無脊梁骨小南悚然自此終
身不靠倚坐又舉徐處仁知北京日早晨會僚屬治事訖復
穿秉會坐設聽上徐多記覽多說平生履歷刑郡利害政事
得失及前言往行終日危坐僚屬甚苦之嘗暑月會坐有秦
兵曹者瞌睡徐厲聲叱之起曰某在此說話公却瞌睡豈以
某言爲不足聽耶未論某是公長官只論鄉曲亦是公丈人
行安得如此叫客將掇取秦兵曹坐倚子去問徐後來做宰
相却無聲譽曰他只有治郡之才獨

有學者每相揖畢輒縮左手袖中先生曰公常常縮着一隻手
是如何也似不是舉止模樣義剛

先生讀書屏山書堂一日與諸生同行登臺見草盛命數兵耘
草分作四段令各耘一角有一兵逐根拔去耘得其不多其
它所耘處一齊了畢先生見耘未了者問諸生曰諸公看幾
箇耘草那箇快諸生言諸兵皆快獨指此一人以爲鈍曰不
然某看來此卒獨快因細視諸兵所耘處草皆去不盡悉復
呼來再耘先生復曰那一兵雖不甚快看它甚子細逐根去
令盡雖一時之難却只是一番工夫便了這幾箇又着從頭
再用工夫只緣其初欲速苟簡致得費力如此看這處便是
學者讀書之法寓

留丞相以書問詩集傳數處先生以書示學者曰他官做到這
地位又年齒之高如此雖在貶所亦不曾閑度日公等豈可
不惜寸陰友仁

先生氣疾作諸生連日皆無問難一夕遣介召八卧內諸生亦無所請先生怒曰諸公恁地閑坐時是恁生恁地便歸去強不消得恁地遠來義剛

大有事用理會在某今只是覺得後面日子短促了精力有所不逮然力之所及亦不敢不勉思量着有萬千事要理會在自是不容已只是覺得後面日子大故催促人可為慨歎耳先生言日來多病更無理會處恐必不义於世諸公全靠其不得須是自去做工夫始得且如看文字須要此心在上面若心不在上面便是不曾看相似所謂視之不見聽之不聞只是心不在焉耳時辛

先生不出令入卧內相見云其病此番甚重向時見文字也要議論而今都怕了諸友可各自努力全靠其不得時辛講學須要著實向來諸公多見得不明却要做一个單說語次云目前諸友亦多有識門戶者某曰暮死耳不敢望大行且得

接續三四十年的說與後進令知亦好可幸

先生一日腰疼甚時作呻吟聲忽曰人之為學如其腰疼方是在坐者皆不能問泳久而思之恐是為孝工夫意思接續自然無頃刻之忽忘然後進進不已痛楚在身雖欲无之而不可得故以開諭孝者其警人之意深矣○胡泳

因說工夫不可間斷曰某苦臂痛常以手擦之其痛遂止若或時擦或時不擦無緣見效即此便是做工夫之法正叔退謂文蔚曰擦臂之喻最有味文蔚

朱子語類卷第一百二十二計九版

呂伯恭

因說南軒東萊或云三先生若是班乎壽昌曰不然先生適聞之遂問如何曰南軒非壽昌所取知東萊亦不相識但以文字觀之東萊博學多識則有之矣守約恐未也先生然之壽其嘗謂人之讀書寧失之拙不可失之巧寧失之低不可失之

高伯恭之弊盡在於巧伯羽

伯恭說義理太多傷巧未免杜撰子靜使氣好為人師要人悟

一云呂太巧杜撰陸喜同已使氣。闕祖

或問東萊象山之學曰伯恭失之多子靜失之寡柄

或問東萊謂變化氣質方可言學曰此意甚善但如鄙意則以為學乃能變化氣質耳若不讀書窮理主敬存心而徒切切計較於昨非今是之間恐亦勞而無補也

伯恭更不教人讀論語方子

伯恭教人看文字也。麗有以論語是非問者。伯恭曰：公不會看文字，管他是與非，做甚？但有益於我者，切於我者，看之足矣。且天下須有一箇是與不是，是處便是理，不是處便是非。理如何不理會得？賜

躬自厚而薄責於人，則遠矣。矣。呂丈舊時性極褊急，因病中讀論語於此，有省後遂如此好見。使令者不如意，便躁怒。後讀

論語云：其嘗問路德章曾見東萊說及此否

伯恭要無不包羅，只是撲過都不精。詩小序是他看不破，薛常州周禮制度都不能言，邵數亦教李適說過一遍。又休了楊東萊聰明看文理，却不子細，向嘗與較程易到噬嗑卦和而且治一本治作洽，據治字於理為是他硬執要做洽字和。已有治意，更下洽字不得緣。他先讀史多序錄作讀史所以看處着眼讀書，須是以經為本而後讀史。議剛。李德之問係辭精義編得如何，曰：編得亦雜，只是前輩說說有

一二句與係辭相雜者，皆載。只如觸類而長之前輩曾說此便載入，更不暇問是與不是。熾

或問係辭精義曰：這文字雖然是東萊集得做一處，其實於本文經旨多有難通者。如伊川說話與橫渠說話都有一時意見如此。故如此說若用本經文二二句看得亦自通，只要成片看便上不接得前，下不帶得後。如程先生說孟子勿忘勿助，長只把幾句來說敬後人，便將來說此一章都前後不相通。接前不得，接後不得。若知得這般處，是假借來說敬，只恁地看也。自見得程先生所以說之意，自與孟子不相背馳。若此等處最不可不知。續

人言何休為公穀忠臣，其嘗戲伯恭為毛鄭之佞臣。趙

問東萊之學曰：伯恭於更分分子細於經，却不甚理會。有人問他忠恕楊氏侯氏之說，孰是他却說公如何恁地不會看文字，這箇都好不知。是如何看來他要說為人謀而不盡心為

忠傷人害物為怨恚地時他方說不是義剛曰他也是相承
那江浙間一種史學故恚地曰史甚麼學只是見得恚
先生問向見伯恭有何說曰呂文勸令看史曰他此意便是不
可曉其尋常非特不敢勸學者看史亦不敢勸學者看經只
諛孟亦不敢便教他看且今看大學伯恭勸人看左傳遷
史今子約諸人擡得司馬遷不知大小恰比孔子相似如
伯恭子約宗太史公之學以為非漢儒所及其嘗痛與之辨子
由古史言馬遷殘陋而不學踈略而輕信此二句最中馬遷
之失伯恭極惡之古史序云古之帝王其必為善如火之必
熱水之必寒其不為不善如驕虞之不殺竊脂之不穀此語
最好某嘗問伯恭此豈馬遷所能及然子由此語雖好又自
有病處如云帝王之道以無為宗之類他只說得箇頭勢大
下尚工夫又皆空踈亦猶馬遷禮書云大哉禮樂之道洋洋
乎鼓舞萬物役使群動說得頭勢甚天然下面亦空踈却引

荀子諸說以足之又如諸侯年表盛言形勢之利有國者不
可無末却云形勢雖強要以仁義為本他上文本意主張形
勢而其末却如此說者蓋他也知仁義是箇好底物事不得
不說且說教好看如禮書所云亦此意也伯恭極喜渠此等
說以為遷知行夏之時乘殷之輅服周之冕為得聖人為邦
之法非漢儒所及此亦眾所共知何必馬遷然遷嘗從董仲
舒游史記中有余聞之董生云此等語言亦有所自來也遷
之學也說仁義也說詐力也用權謀也用功利然其本意却
只在於權謀功利孔子說伯夷求仁得仁又何怨他一傳中
首尾皆是怨辭盡說壞了伯夷子向古史皆刪去之盡用孔
子之語作傳豈可以子由為司馬遷為是可惜子約死了此
論至死不曾明聖賢以六經垂訓炳若丹青無非仁義道德
之說今求義理不於六經而反取踈略淺陋之子長亦惑之
甚矣

問東萊大事記有續春秋之意中間多主史記曰公鄉里主張
史記甚盛其間有不可說處都與他出脫得好如貨殖傳便
說他有諷諫意之類不知何苦要如此世間事是還是非還
非黑還黑白還白通天通地貫古貫今決不可易若使孔子
之言有未是處也只還他未是如何硬穿鑿說木之又問左
氏傳合如何看曰且看他記載事迹處至如說道理今不似
公穀要知左氏是箇曉了識利害底人趨炎附勢如載劉子
天地之中一段此是極精粹底至說能者養之以福不能者
敗以取禍便只說向禍福去了大率左傳只道得禍福利害
底說話於義理上全然理會不得又問所載之事實否曰也
未必一一實子升問如載卜妻敬仲與季民生之類是如何
曰看此等處便見得是六卿分晉田氏篡齊以後之夏又問
此還是當時特故撰出此等言語否曰有此理其間做得成
者如新蛇之言做不成者如丹書孤鳴之事看此等書機

孰了少間都壞了心術莊子云有機械者必有機事有機事
必有機心則純白不備純白不備者道之所不載也今浙中
於此二書極其推尊是理會不得因言自孟子後聖學不傳
所謂軻之死不得其傳如荀卿說得頭緒多了都不純一至
揚雄所說底話又多是莊老之說至韓退之喚做要說道理
又一向主於文詞至柳子厚却反助釋氏之說因言異端之
教漢魏以後只是老莊之說至晉時肇法師釋氏之教始興
其初只是說未曾身為至達磨面壁九年其說遂熾木
看大事記云其書甚妙考訂得子細大勝詩記此書得自由詩
被古說壓了

伯恭解說文字太尖巧渠曾被人說不曉事故作此等文字出
來極傷事敬之問大事記所論如何曰如論公孫洪等處亦
傷太巧明

伯恭大事記辨司馬遷班固異同處最好渠一日記一年渠大

抵謙退不敢任作書之意故通鑑左傳已載者皆不載其載者皆左傳通鑑所無者耳有太纖巧處如指出公孫洪張湯姦狡處皆說得羞愧人伯恭少時被人說他不曉事故其論事多指出人之情偽云我亦知得此有此意思不好麟

東萊自不合做這大事記他那時自感疾了一日要做一年若不死自漢武至五代只千來年他三年自可了此文字人多云其解題煞有工夫其實他當初作題目却煞有工夫只一句要包括一段意解題只見成檢令諸生寫伯恭病後既免人事應接免出做官若不死大段做得文字孫

因說伯恭少儀外傳多瑣碎處曰人之所見不同某只愛看人之大體大節磊磊落落處這般瑣碎便懶看伯恭又愛理會這處其間多引忍耻之說最害義緣他資質窮與此意有合遂就其中推廣得大想其於忠臣義士死節底事都不愛他亦有詩說張巡許遠那時不應出來淳

伯恭是箇寬厚底人不知如何做得文字却似箇輕儇底人如省試義大段鬧裝說得堯舜大段脅肩諂笑反不若黃德潤辭雖窘却質實尊重館職策亦說得慢不分曉後面又全無緊要伯恭尋常議論亦緣讀書多肚裏有義理多恰似念得條貫多底人要主張一箇做好時便自有許多道理升之九天之上要主張做不好時亦然當

或言東萊館職策君舉治道策頗涉清談不如便指其事說自包治道大原意曰伯恭策止緣裏面說大原不分明只自恁地依傍說更不直截指出續

伯恭文鑑有正編其文理之佳者有其文且如此而衆人以爲佳者有其文雖不甚佳而其人賢名微恐其泯沒亦編其一二篇者有文雖不佳而理可取者凡五例先生云已亡一例後來爲人所譜今崔大雅敦詩刪定奏議多刪改之如蜀人呂陶有一文論制師服此意甚佳呂止收此一篇崔云陶多

少好文何獨收此遂去之更參入他文

先生方讀文鑑而學者至坐定語學者曰伯恭文鑑去取之文若某平時看不熟者也不敢斷他有數般皆某熟讀底今揀得也無巴鼻如詩好底都不在上面却載那衰颯底把作好句法又無好句法把作好意思又無好意思把作勸戒又無勸戒林擇之云他平生不會作詩曰此等有甚難見處義潮

錄云伯恭文鑑去未足為定論

東萊文鑑編得泛然亦見得近代之文如沈存中律歷一篇說

渾天亦好議

伯恭所編奏議皆優柔和緩者亦未為全是今丘宗卿作序者是舊所編後修文鑑不止乎此更添入

嘗語呂文編奏議為臺諫懷挾揚

伯恭祭南軒文都就小狹處說來其文弱

呂伯恭文集中如荅項平父書是傳夢泉子淵者如罵曹孟德之

書是陸子靜者其他偽者想又多在瑛

伯恭亦嘗看藏經來然甚深不見於言語文字間有些伯術却忍不住放得出來今害人之甚揚

可憐子約一生辛苦讀書只是竟與之說不合今日方接得他

三月間所寄書猶是論寂然不動依舊主他權說時子約死它

硬說寂然不動是耳無聞目無見心無思慮至此方是工夫

極至處伊川云要有此理除是死也幾多分曉某嘗荅之云

洪範五事貌曰僵言曰啞視曰盲聽曰聾思曰塞方得還有

此理否渠至死不曉不知人如何如此不通用之云釋氏之

坐禪入定便是無聞無見無思無慮曰然它是務使神輕去

其體其理又不同神仙則使形神相守釋氏則使形神相離

佛家有白骨觀初想其形從一點精氣始漸漸胞胎孕育生

產稚乳長大壯實衰老病死以至屍骸胖脹枯僵又之化為

白骨既想為白骨則視其身常如白骨所以厭弃脫離而無

留戀之念也此又釋氏工夫之最下者下開子約

今日得子約書有見未用之體一句此話却好問未用是喜怒
哀樂未發時那時自覺有箇體段則是如著意要見他則是
已發曰只是識認他士穀一〇廣錄云近得子約書有未發之

紛曉

答子約書云目下放過了合做底親切工夫虛度了難得少壯

底時日功

觀呂子約書有論讀詩及劉壯與字畫一段曰某之語詩與子
約異詩序多附會須當觀詩經渠平日寫書來字畫難曉昔
日劉元城戒劉壯與謂此人字畫不正必是心術不明故寫
此一段與之子約書又云昨讀左傳劉康公說民受天地之
中以生下云君子勤禮小人盡力見得古人說道理平實不
張皇而著實下手處隨貴賤高卑比且有地位非如後世此之
為可而彼之為不可人有所不可為道有所不可行也先生

曰此一段議論却好學

呂子約死先生曰子約竟齋着許多鶻突道理去矣續

先生問呂子約近况如何曰呂文在鄉里方取其家來骨肉得
團聚不至落寞曰得渠書多說仙郡士友日夕過從以問學
為樂罪大責輕遷客得如此過分矣亦是仙郡士友好學樂
善豈非衡州流風餘韻所及乎嗟歎又之又問曰識章茂獻
否曰嘗見之亦蒙教誨曰江西士大夫如茂獻亦難得又言
吳伯豐有見識力學不倦相道因言伯豐自植立事曰此某
知之有未盡不意伯豐能如此祖

伯恭門徒氣宇厭厭四分五裂各自為說又之必至銷歇子靜
則不然精神緊峭其說分明能變化人使人且異而晡不同
其流害未艾也道昧人〇以

婺州士友只流從祖宗故事與史傳一邊去其馳外之失不少
病在不曾於論語上加工併

浙間學者推尊史記以爲先黃老後六經此自是太史談之學
若遷則皆宗孔氏如於夏紀贊用行夏時事於商紀贊用乘
商輅事高祖紀贊則曰朝以十月車服黃屋左纁蓋譏其不
用夏時商輅也遷之意脈誠恐如是考得甚好然但以此遂
謂遷能學孔子則亦徒能得其皮殼而已假使漢高祖能行
夏時乘商輅亦只是漢高祖終不可謂之禹湯此等議論恰
與欲削鄉黨者相反大必

先生出示荅孫自脩書因言陸氏之學雖是偏尚是要去做箇
人若永嘉永康之說大不成學問不知何故如此他日用動
靜間全是這箇本子卒乍改換不得如呂氏言漢高祖當用
夏之忠却不合黃屋左纁不知縱使高祖能用真乘商輅
亦只是這漢高祖也骨子不曾改變蓋本原處不在此錯
伊川發明道理之後到得今日浙中士君子有一般議論又費
力只是云不要矯激遂至於凡事回互揀一般悞風躡前處

立地却笑人慷慨奮發以爲必陷矯激之禍此風更不可長
如嚴子陵是矯激分明呂伯恭作祠記須要辨其非矯激想
見子陵聞之亦自一笑子陵之高節自前漢之末如龔勝諸
公不屈於王莽者甚多漢書味嚴光武是一箇讀書識道理
底人便去尊敬嚴子陵子陵既高蹈遠舉又誰恤是矯激不
是矯激在胡文定父子平生不服人只服范文正公嚴子陵
詞記云先生之心出乎日月之上光武之器包乎天地之外
微先生不能成光武之大微光武豈能遂先生之高真是說
得好其議論什麼正大往時李泰伯作袁州學記說崇詩書
尚節義文字雖麗其說振厲使人讀之森然可以激懦夫之
氣近日浙中文字雖細膩只是一般回互無奮發底意思此
風漸不好其意本是要懲艾昔人矯激之過其弊至此孔子
在陳思魯之狂士蓋狂士雖不得中猶以奮發可與有爲若
一向委靡濟其事又說固是矯激者非只是不做矯激底心

亦是私意大凡只看道理合做與不合耳如合做豈可避矯
激之名而不為璘

鄭子上問昨日所說浙中士君子多要回互以避矯激之名莫
學顏子之渾厚否曰渾厚自是渾厚今浙中人只學一般回
互底心意不是渾厚渾厚是可做便做不計利害之謂今浙
中人却是計利害其甚做成回互耳其弊至於可以得利者
無不為如陳仲弓送官者葬所謂有仲弓之志則可無仲弓
之志則不可因說東漢事勢士君子欲全身遠害則有不仕
而已若出仕遇官官縱橫如何畏禍不與他理會得若未免
仕只得辭尊居卑辭富居貧若既要為大官又要避禍無此
理璘

問前蒙賜書中有近日浙中學者多靠一邊如何曰往往泥文
義者只守文義淪虛靜者更不讀書又有陳同父一輩說不
必求異者某近到浙中學者却別滯文義者亦少只沈晦叔

一等皆問着不言不語說着文義又却作怪當

近日浙中一項議論盡是白空撰出覺全捉摸不着恰如自家
不曾有基础却要起甚樓臺就上面添一層又添一層只是
道新奇好看其實全不濟事又云空撰出許多說話如捏眼
生花續

叔度與伯恭為同年進士年又長自視其學非伯恭比即俯首
執子弟禮而師事之略無難色亦今世之所無耳道夫

叔度應童子進士詞科然竟以不能隨世俛仰不肯一日置其
身於仕路也道

自叔度以正率其家而子弟無一人敢為非義者道

朱子語類卷第一百二十三計八版

陳君舉陳同父兼正則附

先生問德粹去年何處作考官對以永嘉問曾見君舉否曰見

之曰說甚話曰說洪範及左傳曰洪範如何說曰君舉以為

讀洪範方知孟子之道性善如前言五行五事則各言其德

性而未言其失及過於皇極則方辨其失曰不然且各還他

題目一則五行二則五事三則八政四則五紀五則皇極至

其後庶徵五福六極乃權衡聖道而著其驗耳又問春秋如

何說勝云君舉云世人疑左丘明好惡不與聖人同謂其所

載事多與經異此則有說且如晉先蔑奔人但謂先蔑奔秦

耳此乃先蔑立嗣不定故書奔以示貶曰是何言語先蔑實

是奔秦如何不書奔且書奔秦謂之示貶不書奔則此事自

不見何以爲褒昨說與吾友所謂專於博上求之不及於約

乃謂此耳是乃於穿鑿上益加穿鑿疑誤後學可學因問左

氏識見如何曰左氏乃一箇趨利避害之人要置身於穩地而不識道理於大倫處皆錯觀其議論往往皆如此且大學論所止便只說君臣父子五件左氏豈知此如云周鄭交質而曰信不由中質無益也正如田客論主而責其不請喫茶使孔子論此肯如此否尚可謂其好惡同聖人哉又如論宋宣公事曰宋宣公可謂知人矣立穆公其子饗之命以義夫是何等言談可學曰此一事公羊議論却好曰公羊乃儒者之言可學又問林黃中亦主張左氏如何曰林黃中却會占便宜左氏踈脫多在君子曰渠却把此破苦劉歆昔呂伯恭亦多勸學者讀左傳嘗語之云論孟聖賢之言不使學者讀反使讀左傳伯恭曰讀論孟使學者易向外走因語之云論孟却向外走左氏却不向外走讀論孟且先正人之見識以參他書無所不可此書自傳惠公元如孟子起便沒理會大抵春秋自是難看令人說春秋有九分九釐不是何以知聖

人之意是如此平日學者問春秋日以胡文定傳語之詞陳君舉得書云更望以雅頌之意消鑿群慝章句訓詁付之諸生問他如何是雅頌之音今只有雅頌之辭在更沒理會是去那裏討雅頌之音便都只是瞞人又謂其前番不合與林黃中陸子靜諸人辨以為相與詰難竟無深益蓋刻畫太精頗傷易簡矜持已甚反涉吝驕不知更如何方是深益若孟子之闢楊墨也只得恁地闢他說刻畫太精便只是某不合說得太分曉不似他只恁地含糊他是理會不得被眾人擁從又不肯道我不識又不得不說說又不識所以不肯索性開口道這箇是甚物事又只恁鶻突了子靜雖占妓不說然他見得成箇物事說話間便自然有箇痕跡可見只是人理會他底不得故見不得然亦易見子靜只是人未從他便不說及鈞致得來便直是說方始與你理會至如君舉曾中有一部周禮都撐腸拄肚頓着不得如遊古山詩又何消說着

只是他稍理會得使自要說又說得不着如東坡子由見得箇道理更不成道理又却便開心見膽說教人理會得又曰他那似得子靜子靜却是見得箇道理却成一部禪他和禪識不得續

金溪之學雖偏然其初猶是自說其私路上事不曾侵過官路來後來於不知底亦要彊說便說出無限亂道前輩如歐公諸人爲文皆善用其所長凡所短處更不拈出來說所以不見踈脫今永嘉又自說一種學問更沒頭沒尾又不及金溪大抵只說一截話終不說破是箇甚處然皆以道執先覺自處以此傳授君舉到湘中一收收盡南軒門人胡季隨亦從之問學其向見季隨固知其不能自立其胸中自空空無主人所以纔聞他人之說便動季隨在湖南頗自尊大諸人亦多宗之凡有議論季隨便爲之判斷孰是孰非此正猶張天師不問長少賢否只是世襲做大正淳曰湖南之從南軒者

甚衆且以何故都無一箇得其學曰欽夫言自有弊諸公只去學他說話凡說道理先大拍下然欽夫後面却自有說諸公却只學得那大拍頭必大

因說鄉里諸賢文字以爲皆不免有截頭亢腦底意思有學者來問便當且說與之在我不可不說若其人半間不界與其人本無求益之意故意來磨難則不宜說外此說儘無害我畢竟說從古聖賢已行底道理不是爲姦爲盜怕說與人不

知我說出便有甚罪過諸賢所見皆如此祇緣怕人譏笑遂以此爲戒便藏頭不說其與林黃中爭辨一事至今亦只是說不以爲悔夫道若大路然何掩蔽之有

說及某人鄉

里皆推其有所見其與朋友書言學不至於不識不知順帝之則處則學爲無用先生曰近來人自要向高說一等話要知初學及此是爲躡等詩人這句自是形容文王聖德不可及處聖人教人何嘗不由知由識入來書

或曰永嘉諸公多喜文中子曰然只是小它自知定學做孔子
不得了才見箇小家活子便悅而趨之譬如泰山之高它不
敢登見箇小土堆子便上去只是小個

因說永嘉之學曰張子韶學問雖不是然他却做得來高不似
今人卑汙又曰上蔡多說知覺自上蔡一變而為張子韶學
古人紀綱天下凡措置許多事都是心法從這裏流出是
多少正大人若去逐些子搜抉出來評議恐不得凡看文字也須
待自有忽然湊合見得異同處若先去逐些安排比並便不
是因問君舉說漢唐好處與三代暗合是如何曹曰亦只就
事上看如漢初待群臣不專執其權略堂陛之嚴不恁地操
切如財散於天下之類曰這也自是事勢到這裏見得秦時
君臣之勢如此間隔故漢初待宰相如此然而蕭何是
多少功勞幾年宰相一旦繫獄這喚做操切又如周勃終
身有功後來也下獄對問又如賈誼書中所說是如何財用

那時自當饒不得不散在那縣上如而今要散在那縣得也
不得上面又不儲蓄財賦開在那裏只是每年合天下之所
入不足以供一年之用一月之入不足以供一月之用逐時
挨展將去將漢初來看要散之郡縣得不這只是閑說第一
項最是養許多坐食之兵其費最廣州郡自是州郡底如許
多大軍是如何區處無祖宗天下之半而有祖宗所無之兵
如州郡兵還養在何用若留心太守又會去教他攀此弓射
些弩教他做許多模樣也只是不忍將許多錢糧白與他到
有廝殺時你道他與你去廝殺否只是徒然問君舉曾要如
何措置曰常常憂此但措置亦未曾說出問看唐事如何曰
聞之陳先生說唐初好處也是將三省推出在外這却從魏
晉時自有裏面一項唐初却盡屬之外要成一體如唐經禍
變後便都有諸王出來克復如肅宗事及代宗後來雖是郭
子儀也有箇王出來曰三省在外怕自隋時已如此只唐時

併屬之宰相諸王克復代宗事只是耶子儀怕別無諸王唐
官看他六典將前代許多官一齊盡置得稱官如何不冗今
只看漢初時官如何到得元成間如何又看東漢初如何到
東漢末時如何到三國魏晉以後如何只管添只管雜續
器遠言鄉間諸先生所以要教人就事上理會教着實緣是向
時諸公多是清談終於敗事曰便是而今自恁地說某尚及
見前輩都不曾有這話是三十年前如此不曾將這箇分作
兩事如所謂推倒牆撞倒壁如此籠話那時都恁地籠却有
好處南渡時有許多人出來做得事經變故後將許多人都
摧折了到而今却是氣卑弱了凡事都無些子正大只是細
巧曰陳先生要人就事上理會教實之意蓋怕下稍用處不
足如司馬公居洛六任只理會得箇通鑑到元祐出來做事
却有未盡處所以激後來之禍如今須先要較量教盡曰便
是如今都要恁地說謊如溫公所做今只論是與不是合當

做與不合當做如何說他激得後禍這是全把利害去說溫
公固是有從初講究未盡處也是些小事如役法變得未盡
只是東南不便他西北自便之那時節已自極了只得如此
做若不得溫公如此做更自有一場出醜今只將紙上語去
看便道溫公做得過當子細看那時節若非溫公如何做溫
公是甚氣勢天下人心甚麼樣感動溫公直有旋乾轉坤之
功溫公此心可以質天地通幽明豈容易及後來呂微仲范
堯夫用調亭之說兼用小人更無分別所以成後日之禍今
人却不歸咎於調亭友歸咎於元祐之政若直是見得君子
小人不可雜處如何要委曲遮護得蔡確也是卒急難去也
是猶他置獄傾一從官得從官置獄傾一參政得參政置獄
傾一宰相得宰相看溫公那時已自失委曲了如王安石罪
既已明白後既加罪於蔡確之徒論來安石是罪之魁却於
其死又加大傳及贈禮比備相當時也道要委曲周旋他如

今看來這般却熬不好要奸便合當顯白其罪使人知得是非邪正所謂明其為賊敵乃可服須是明顯其不是之狀若更加旌賞却惹得後來許多群小不服今又都沒理會怕道要做朋黨那邊用幾人這邊用幾人不問是非不別邪正下稍還要如何某看來天下事須先論其大處如分別是非邪正君子小人端的是如何了方好於中間酌量輕重淺深施用續

器遠言陳文大意說格君且令於事上轉移他心下歸於正如

蕭何事漢令散財於外可以去其侈心成其愛民之心說北

齊宣帝云云曰欲事君者豈可以此為法自元魏以下至此

齊最為無綱紀法度自家却以為事君法續

永嘉看文字大字平白處都不看偏要去注疏小字中尋節目

以為博只如韋玄成傳廟議凜自不理會得却引周禮守祀

掌守先王先公之廟祀注去先公之遷主藏於后稷之廟先

王之遷主藏於文武之廟遂謂周后稷別廟殊不知太祖與

三昭三穆皆各自為廟豈獨后稷別廟又云后稷不為太祖

甚可恠也闕

季通及敬之皆云永嘉貌敬甚至及與宮相乃繳之云朱某素

來迂闊臣所不取但陛下進退人才不當如此以問先生先

生云不曾見此文字怎見得闕

德粹問陳君舉福州事曰無此只是過當作一添倅而一州之

事皆欲為之益之初九曰利用為大作元吉无咎象曰下不

厚事也初九欲為九四作事在下本不當處厚事以為上之

所任故為之而致元吉乃為之若不然不惟已不安而亦累

於上辨錄云初九上為四所任而作大事必盡善而後无咎

也蓋在上之人作事不當盡善自應有咎向編近思錄說與

伯恭此一段非常有不必入伯恭云既云非常有則有時而

有豈可不書以為戒及後思之果然綱學少異

陳同父縱橫之才伯恭不直治之多為諷說反被他玩弄。陳說同父因謂呂伯恭烏得為無罪恁地橫論却不與他剖說打教破却和他都自被包裹在裏今來伯恭門人却亦有為同父之說者二家打成一片可恠君舉只道其不合與說只是他見不破天下事不是是便是非直截兩邊去如何恁地含糊鶻突某鄉來與說許多豈是要眼前好看青天白日在這裏而今人雖不見信後世也須有人看得此說也須回轉得幾人又嘆惜父之云今有一等自恁地高出聖人之上何等自恁地陷身汙濁要擔頭出不得纜

同父才高氣粗故文字不明榮要之自是心地不清和也趙先生說看史只如看人相打相打有甚好看處陳同父一生被史壞了直卿亦言東萊教學者看史亦被史壞泳

陳同父祭東萊文云在天下無一事之可少而人心有萬慮之難明先生曰若如此則鷄鳴狗盜皆不可無因舉易曰天下

之動貞夫一者也天下何思何慮同歸而殊塗一致而百慮天下何思何慮又云同父在利欲膠漆盆中

鄭厚藝圃折衷當時以為邪說然尚自占取地步但不知權其說之行猶使人知君臣之義如陳同父議論却垂乃不知正曹丕既篡乃曰舜禹之事吾知之矣此乃以已而窺聖人謂

舜禹亦只是篡而文之以揖遜爾同父亦是於漢唐事迹上尋討箇仁義出來便以為此即王者事何異於此

因言陳同父讀書譬如人看劫盜公案看了須要斷得他罪及防備禁制他教做不得它却不要斷他罪及防備禁制它只要理會得許多做劫盜底道理待學他做廣

或謂同父口說皇王帝霸之略而一身不能自保先生曰這只是見不破只說箇是與不是便了若做不是恁地依阿苟免以保其身此何足道若做得是便是委命殺身也是合當做底事

陳同父學已行到江西浙人信向已多家家談王伯不說蕭何
張良只說王猛不說孔孟只說文中子可畏可畏

陸子靜分明是禪但却成一箇行戶尚有箇據處如葉正則說
則只是要教人都曉不得嘗得一書來言世間有一般魁偉
底道理自不亂於三綱五常既說不亂三綱五常又說別是
箇魁偉底道理却是箇甚麼物事也是亂道他不說破只是
籠統恁地說以謾人及人理會得來都無效驗時他又說你
是未曉到這裏他自也曉不得他之說最誤人世間豈人都
被他瞞不自知義剛則

葉正則說話只是杜撰看他進卷可見大略詠

葉進卷待遇集毀板亦毀得是淨

葉正則作文論事全不知些着實利害只虛論因及許多云云
又見一文論社稷事戴少望尚有些實說然不是如此葉則
都是閑說振

見或人所作講義不知如何如此聖人見成言語明明白白人
尚曉不得如何須要立一文字令深於聖賢之言如何教人
曉得戴少望比見其湖南語說却平正只為說得大容易了
兼未免有意於弄文績

江西之學只是禪術學却專是功利禪學後來學者摸索一上
無可摸索自會轉去若功利則學者習之便可見效此意甚
可憂

卷之三

目錄

卷之三

國

